

一座博物馆如何收揽“千峰翠色”？

1991年9月18日清晨，四川省遂宁市城郊南强镇金鱼村(现金鱼社区)村民王世伦、文碧珍等人挥起锄头，翻开一城“千峰翠色”，唤醒了沉睡数百年的宋瓷风华。

这批珍贵的文物被安置在遂宁市博物馆。因为这批文物，2006年，遂宁市博物馆更名为四川宋瓷博物馆(遂宁市博物馆)，为人们眺望宋代风雅打开了一扇窗。

在遂宁可以尽情欣赏宋瓷之美

古董鉴赏家马未都曾赞叹：“宋瓷，是中国美学的巅峰之作。”那么，宋瓷究竟美在何处？我们又该如何欣赏这种美？答案，或许就藏在遂宁。

一张黑白照，定格悠远故事的起点。这张由遂宁市档案馆珍藏的照片，记录了1991年秋天遂宁市南强镇金鱼村的一次考古发掘现场。画面上，考古人员忙着挖掘，周围挤满了围观群众。当时的人们还未意识到，他们即将与一场等待800多年的“翠色”相逢。那些埋藏于泥土的宋瓷，为一座博物馆写下了序章。

一地窖藏，邂逅宋代风雅的清亮音符。这批数量巨大、工艺精湛的宋代瓷器窖藏，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数量最多的出土宋瓷。它们沉睡得如此浅，开口距地表仅1.1米，坑口2米见长，里面埋着四层宋瓷，每层之间以灰色沙土分隔。经文物部门抢救性发掘，985件宋代瓷器、18件宋代铜器重返人间，令人一见倾心。其中，一级文物29件、二级文物200余件、三级文物500余件。出土的985件瓷器以南宋后期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为主，另有少量彭县(现彭州)磁峰窑精品。彭青薄胎，简约摇曳，在灵动的线条背后，那些宋时的日升月落、云卷云舒，那些行过的桥、走过的路，仿佛都凝结于这一抹翠色之中，令人心醉。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刻划缠枝花卉纹带盖瓷瓶。

它是一扇探宋时风雅的窗口

因瓷而生，因美而彩。如今四川宋瓷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扇探宋时风雅的窗口。

器以载道，在收放之间启迪心灵。通过这些涵盖龙泉、景德、定窑等名窑的瓷器精品，人们得以遥望宋代文人士大夫“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的雅致生活。正如学者、艺术评论家许晟在《遇见宋瓷》中所写的那样：“欣赏宋瓷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在连接古今的色彩与质感里，寻找人在现代社会中常常丢失的东西。那是一种单纯的爱美之心；或者，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天然存在的、精神性的联系；一种人在自然的宠爱之中所获得的温暖与骄傲。”

瓷器无言，却若流淌不息的风雅长河。当走进四川宋瓷博物馆，在宋瓷里邂逅的，是千峰翠色，是风雅年华，是一城风雅流淌入心。

荷叶盖罐绿如翡翠温润如春水

千峰翠色，风涌一城。

这批出土文物中，有南宋龙泉窑青釉荷叶盖罐、龙耳簋(guǐ)式炉、青白釉梅瓶、三足螭形水盂等稀世之珍。一瓷一器，宛若历史留下的温柔切口，用风华写下美学篆笺，等待人们去阅读那些天青色里的细水长流。

一抹青绿，如碧荷摇曳，让诗意成为唯一。在金鱼村青釉荷叶盖罐出土前，学术界曾有“宋瓷无大件”之说，而这件四川宋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打破了这一说法。它高31.3厘米、宽23.8厘米，是南宋龙泉窑中最大的一件，也是宋瓷当中唯一的荷叶盖罐。有意思的是，出土时它的“肚子”里还塞了99件(套)小瓷碟。

一抹青绿，如春水初生，将刹那凝作永恒。南宋龙泉窑将青瓷釉色之美推向新高度。这件青釉荷叶盖罐由荷叶形盖和罐体组成，通身呈卷曲状，碧绿如翡翠，温润如春水，写就“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美好。

一身谜底，为美韵添了些许朦胧。除了美学价值，围绕这批瓷器的“身世”与用途之争，更使其“犹抱琵琶半遮面”，引人遐思。南宋时朝廷在此设四川都转运使，统筹蜀地粮秣、马匹、纺织品等物产，经三峡水路运往两湖江浙。因此有研究认为，这些无使用痕迹的青瓷或是随商船而来。另有学者推测，它们或为皇室赏赐之物。



四川宋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南宋龙泉窑青釉荷叶盖罐。

(据《华西都市报》)



南宋景德镇窑青白釉凸雕花卉纹高鼎式瓷炉。

莲间童趣 玉藏吉祥

童子持莲(亦称童子持荷)因承载多重美好寓意，成为我国古代玉器、陶瓷、木雕等艺术品中常见的经典纹饰。其形象多样，或手持荷叶，或怀抱荷花，或紧握莲蓬，分别寄托着和和美美、吉祥如意、多子多福的祈愿。武汉博物馆馆藏的三件宋、元、清时期持莲童子玉雕，以灵动造型与精湛工艺，生动诠释了这一题材的艺术魅力。

宋代白玉持莲童子高6.2厘米，玉质白中泛青，温润细腻。匠人以整块玉料圆雕而成，辅以浅浮



宋代白玉持莲童子。



元代青玉持莲童子。

雕与阴刻线雕工艺，将童子刻画得栩栩如生。童子身着长袍，腰间束带，脚踏布鞋，双髻盘发，面容饱满，浓眉大眼带笑，尽显天真烂漫。他左臂扛荷叶，飘动的衣摆似暗示刚从水塘采摘归来，满溢童稚气息。服饰上的阴刻“米”纹与自然褶皱注入动感，夸张设计的粗大荷梗与硕大荷叶则巧妙突出主题。器物背面的双孔使其兼具文房摆件与随身佩饰的功能，五官精巧、雕工细腻的特质，展现了宋代儿童题材玉雕的高超技艺。

元代青玉持莲童子高4.3厘米，玉色青中泛黄，通体圆雕并局部采用镂雕工艺。童子跪立面向左侧，憨态可掬，双手紧握的荷叶微微卷曲，仿佛因日晒而略显枯萎，细节极具生活气息。这件玉雕比例协调、玉质温润、抛光柔和，延续了吉祥寓意的同时，展现出鲜明的元代风格。与宋代精细雕琢不同，元代工匠多用重刀刻画眉眼口鼻，线条粗重洒脱、不拘小节，形成独有的写意韵味，这也是元代传世持莲童子玉器的典型特征。

清代青白玉持莲童子高3.8厘米，玉色青中泛白，抛光后更显温润。匠人融合圆雕、浅浮雕与线刻工艺，将童子刻画得形神兼备。他眉眼弯弯、面带笑意，左脚在前、右腿后抬的姿态，搭配长裤上的褶皱纹饰，生动展现出欢快行走的模样。童子双手握持莲蓬梗，长柄呈“L”形弯曲，顶端莲蓬紧贴脑后，仿佛急于回家分享，画面感十足。

莲荷自古文化内涵丰富，“出淤泥而不染”的特质使其成为洁白清廉的象征，“莲生贵子”“连中三元”“一路连科”等组合意象，更让其成为传统装饰艺术的常用题材。自东汉佛教传入后，莲花作为圣洁之物深入各艺术领域，莲瓣纹长期盛行。人物纹饰早在新石器时代彩陶上便已出现，宋代进入成熟阶段，儿童题材因充满生活气息广受喜爱；元明清时期，此类纹饰更趋丰富，洋溢着时代特色。

童子持荷纹饰最早见于唐代，两宋时期大量涌现，与当时七夕民俗“摩睺罗”密切相关。据南宋典籍记载，七夕时民间小女儿常身着荷叶服饰、手持荷叶模仿“摩睺



清代青白玉持莲童子。

罗”。“摩睺罗”本为佛教梵语，后演变为送子神祇，民间多制作其形象的玩偶售卖。这种玩偶材质各异，相关习俗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述，成为童子持莲题材盛行的重要原因。

从宋代的精工细腻到元代的粗重写意，再到清代的形神兼备，这三件持莲童子玉雕不仅是不同时代工艺水平的缩影，更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瑰宝。(据《新民晚报》)

晋代鸡首壶



此壶高27厘米，肩部装饰对称桥形系耳，其以高冠鸡头为壶嘴，以口衔盘口的龙柄为圆拱形把。

据介绍，鸡首壶釉质腴润光亮、釉面均匀如玉，是晋代较为常见的一种青瓷器，多为古人宴饮时的饮器，用于盛酒。

(据《侨乡科技报》)

南宋银鎏金“点绛唇”夹层银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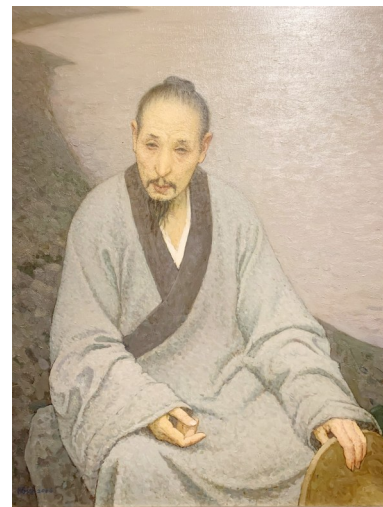


此银盏高5厘米，直径8.7厘米，修复前重121克，采用独特的夹层工艺制作而成。器身由内外两层银胚构成，中空设计既显厚重又不失轻盈。外层八棱瓣上以锤鍍工艺作浮雕效果，刻画厅堂、竹柳、芭蕉等庭院景致，栩栩如生。尤为珍贵的是，银盏通体施以鎏金工艺，虽历经千年，仍金光熠熠。

此盏底部篆刻“蔡(家)郎造”工匠铭款，是宋代金银器商品化的重要见证。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民间金银作坊竞争激烈，工匠署名既是对质量的保证，也是品牌意识的体现。仙居地处浙东，此盏的出土反映了当时这一带手工业的兴盛和商贸往来的频繁。

值得一提的是，夹层工艺是宋代金银器制作中的一项技术创新。中空设计既能隔热防烫，又可减轻重量，还赋予器物更丰富的视觉层次。这种巧思体现了宋代工匠对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筹把握，是宋代工艺水平的杰出代表。(据《联谊报》)

油画《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是靳尚谊的代表作之一，2008年由靳尚谊本人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八大山人》是靳尚谊探索东西方艺术相互观照的一幅成功之作，画中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中国古代花鸟大家八大山人摘下斗笠坐于江西大地的场景，人物头部的刻画在形神上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物的特征，衣饰与环境浑然一体。

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画家始终在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花鸟画家的“空灵美感”。为了完成这幅作品，靳尚谊走访了所画人物在江西南昌青云谱道观出家的现场，他把背景画成一条河，保留少量天空，在一片统一的灰色调子中将观众的视线带向画中人物所处的时代与实际地理位置的交汇处，传达出了独特的中国意境。(据《人民政协报》)